

浅谈

京剧侯派艺术之美

■王盛芳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侯喜瑞先生，祖籍河北衡水，生于北京，回族。他师承晚年的黄润甫，得其苍迈沉郁之风，又根据个人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创造，从而建立了“侯派”花脸艺术，是现代净行三大流派（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中唯一擅演架子花脸的流派，其主要特色体现在身段、功架和唱做方面。

侯喜瑞先生塑造的花脸人物，无论是草莽英雄，还是庙堂奸邪，都能给人以不同的美的享受。他表现出来的艺术之美，不是单纯地系于脸谱与扮相，一切唱、念、做、打、舞，皆因人而施，视人而异，组成了一个美的艺术整体。例如，他在《连环套》中饰演的窦尔墩，不用说“盗马”的那三场走边和二黄散板，舞得漂亮，唱得有味，就是后部“拜山”、“盗钩”等几个小动作，也都是在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原则下，表现出了美的姿态。那句“怎样逃出罗网”的“网”字，江阳辙归韵到中东辙，伴随着渺渺余韵，载指画圈，翎子摆动，真像一只神气十足的狮王。“叫他进来”的扔筒帖，两指一弹，鸣镝而来，在动作上透出强烈的音乐感。“摆队相迎”的大边犄角，转身撕毫，凝撑两臂，恰应一锣，就在这一锣中，红扎徐摆，既具有美的风度，又显示出寨主的身份。会黄天霸的“挽手而行”，谢黄天霸的“当面谢过”，讲述御马时的撕扎“哽”、“嗯”，愤叙李家店比武时的“他就暗发……甩头一子”，折袖长身，圆

场反袖，撑肩圈臂，晃动双翎，可谓处处有筋节。衬映他那炸音的“发”字，撮音的“子”字，真是雨剑风刀，声容俱厉。“盗钩”一场，在朱光祖念到“我就插……”的尾音时，捅出双臂，扬起水袖，本地窝的一个硬翻身，于咫尺之间，充分体现出窦尔墩内心的波涛。最后的“戴刑具”，念那句“你们拿……过来”的“拿”字时，舌滚波澜，激出啸音，趁势俯首带链，踢“回击头”，垛泥亮背相，超如干将跃起治，落如延津剑沉。这场他穿的是绣粉玉兰花的蓝褶子，衬映红扎，真像一只开屏的孔雀，矫立于春风深处。

他塑造的李逵形象，又是一番美的姿态。在《青风寨》里，观众看到的是勾黑花脸，穿黑褂衣、黑彩裤、绣兰白蝴蝶的黑褶子，戴黑棕帽，粉红牡丹花“英雄胆”的黑旋风。从那句“燕小哥，你抬头观看哪”的挣扎到底，长身撕扎的亮相上，表现出风雷相激的李逵性格；而在那句“志豆儿的小二哥，就是我”的抵掌谈笑中，又洋溢出天真烂漫的李逵品质。整个一出戏的表演，就像一只昂着振羽的黑天鹅，嬉游于晴波暖浪。他饰演的《普球山》中的蔡庆，勾油白老三块瓦脸，挂白满，戴杏黄绒球的白鸭尾巾，扎三兰的趿衣趿裤，穿绣三兰的白花褶子。他那苍劲沙棱的念白——“铁幡杆蔡庆……行至在保定府，偶遇张耀宗”的“庆”字，“宗”字，在悠长的“杆”字、上滑的“府”字后，突出了凝重的鼻音；“我看他，人才出众，相

貌堂堂”，“他”字炸音，“堂”字归韵，谁能说嗓音低沉的侯喜瑞，念出来没有韵味？而随着“马上加鞭”的鞭打靴底，撕褶撑肩，扬鞭一亮，人物真如玉树临风。结束此场时“一路上观不尽野草闲花”的“闲”字后，用颞音突出炸音，酿到饱和的程度，用沙音放出“花”字，唱得苍老之至，恰如其人。后面“吵家”时庄谐并用的对白与大段垛板，“张口骂，举手打，老夫老妻我就让着她”的“骂”、“打”、“妻”、“她”等字，韵味之厚，不逊于金少山的黄钟大吕。而这一切唱、念，又都是在功架大方、身段边式的姿态中，给人以综合性的美的享受。

在侯喜瑞先生表演的风云宿将中，《取洛阳》中的马武是有口皆碑。在剧中，他以美的姿态，深刻细致地体现出马武的思想感情和秉赋性格，无论是有声的或无声的，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例如，第一场起霸后的那句“杀却王莽方罢休”撕扎一亮相，杀出“杀却”，推髯口圆场，再用鼻音归韵出“王莽”。最后有节奏地以拳抵掌，摊手亮相，随着亮相念出“方罢休”，显得干净利落，让人看着舒服。而最精彩的还在于那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下场”，当四将念完“两厢伺候”，马武、岑彭归里场桌，给“肩膀”叫起“急急风”，翻到台口，垫步起身，“比粗”对峙，冷眼相逼，在吊钹声中，徐徐后退，各起“回击头”，向里拧身一亮。这时，只见侯喜瑞靠上的四杆背旗，向左一拧，又飒然向

右一拔，仿佛看到马武的满腔怒气从五脏六腑一直冲到靠旗尖上，为全剧主要矛盾的发展——马武始终不服岑彭，邓禹借机激将，夺取洛阳——做了提纲挈领的揭示。侯喜瑞先生此处的表演，是有套口诀的，他在起“四击头”后，嘴里默念着“金瓶配小三儿，外带着小麻花儿”，用这个口诀驾驭节奏，把心里的劲儿贯到形体的劲儿上，这个体现马武内心活动的美的亮相就出来了。第五场，“嘲讽岑彭”时的“来、来、来，待咱马武把敬你这一大杯！”他一手举杯，一手撕扎，用白眼斜视岑彭，以这个漂亮的身段体现了马武的情绪。

还有，他饰演的《牛皋下书》中的牛皋和《回荆州》中的张飞，虽然都是勾黑十字门脸的刚直勇将，而在美的姿态上又生动显示出他们的性格和在具体环境中的思想感情来。在《牛皋下书》中，侯喜瑞采取庄谐并用的表演风格，从念、唱、做三方面体现了牛皋同仇敌忾的爱国精神。改装时唱完“摘去了幞头我把乌纱帽来换”，换上纱帽和紫官衣，用翻、掸、拂、弹的水袖功夫，做出“扑蝴蝶”的身段，最后托带一笑，笑出了人物诙谐的本性。而在下场时唱的那句“虎穴龙潭走一番”，“龙”字用先抑后扬的阳平字唱法，以回旋的鼻音唱出了“藐虎穴如蚁穴”的孤胆英雄的心声，使人感到的不仅是声腔之美，更有人物的心灵之美。“下战书”时，有意识地戏弄艺术，从指责艺术的傲慢无礼，直到终场“你坐在上面是这样昂昂不动……我想自大乃是一个臭字，真乃是臭而不可闻也”，“俺牛皋到此，乃是一客位，怎么连杯酒也不曾吃，你也太难点儿了吧”，“今日吃了你的酒，明日到了两军阵前，呸！我少打你几鞭头子，也就是了”的爽朗明快的念白，表面上句句诙谐，实际上字字愤慨，处处豪情。

在《回荆州》中，侯喜瑞虽然也刻画出了张飞鲁莽刚直而又玩世不恭的复杂性格，但是，人物的一切舞台行动线都是控制在“火烧博望坡负荆请罪”的心情上而设计的。例如，在唱完“先

生八卦皆虚谎”之后，他撕扎窥视，听到孔明的琴声，两肩微耸，撒腿轻步，凝眸直视，下意识地念出了个“噢”字，接唱“听琴声激怒某心肠！未曾通报我不敢闯”，就那么服贴贴地“报门”而进，缝腿再唱“你快乐逍遥好安康”，却又在行腔上显露出不愜之意。这种情绪，能做戏的侯老却不火爆地卖弄全身解数，而是仍然保持完整的风格，直到质问孔明“你却呆而不理”，用颠数音在“而”字上转折，“不”字短促，“理”字放长，相应而来的一个优美身段，是两手拂袖，加腿于膝，以膝抵手，颤颤两足，既表现了张飞的埋怨之情，又做好了服从孔明、不敢放肆、故意控制的文绉绉的形态。他这些美的表演，并不是单纯地在玩形式，而是更多地探寻到了人物的内心。及至孔明说明了情况，张飞请命接驾，孔明一句“三将军听令”，说明在芦花荡阻挡周瑜，这时侯老的表演，才像脱鞭之鹰，展翅而扬，大幅度地晃动黑蟒，“扎、扎、扎”几句炸音，沉重而激昂的一句“得令”，把张飞的基本性格在美的姿态中宣泄出来。

他演的《群英会》中的黄盖，又是另一番风光。勾六分脸，挂白满，戴金踏蹬，扎黄软靠的侯老，头场起霸后的定场诗，在“两鬓”二字念出后，弹鬓扬肩，圆场拉开，再用短促的“不觉”两字，衬出“白如霜”“霜”字的苍劲沙棱。当唱到那句“学一个奇男子诈降曹营”时，用颤音、沙音、轧音，忠实地摹拟黄（润甫）派的唱法，在“营”字的余韵里，膨鬓拱手，木地窝不上步，端平两臂，稳如泰山，徐徐移转身躯，挟千钧之势而下场，其凝重之度，比那些上步、跨腿、抬靴等动作显得更加大气自然。这种美的处理，正是诗人所注意的“淡雅不等于飘浮，凝重不等于笨拙，清新不等于纤巧”，由此可见侯老在艺术美的选择上，确是个有识之士。

同是庙堂奸邪，侯老的表演之美也是因人而异。他的曹操戏，与郝寿臣同时博得了“活曹操”、“活孟德”的称号，但风格却大相径庭。他塑造的《战宛城》的曹操，口碑载道，美不胜收。他

那“马踏青苗”的两番登阜瞭望，几番勒马盘旋，其姿态之美，观众有目共睹。在曹八将以“法不加之至尊”的谏奉之词谏阻曹操自刎的一刹那，他那左手握剑鞘，右手拔宝剑的高矮尺寸，以及脚下的步法，上下相应地摆出严谨的子午像，白脸黑满，红蟒相纱，组成了极富雕塑美的形象。而在曹八将进谏的同时，他双眼瞬地窥测众意，表现出曹操触物而诈的内心活动，更具静中有动之美。后面的“门楼惊艳”，他踩着小锣，摇着折扇，毫不掩饰“英雄醉倒桃花下”的日月之触，“出春梅试张绣”时的酒扇一挡、两挡，更把曹操以诈试疑、以疑试诈的性格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至于他演的《长坂坡》中曹操的“上山”、“夸赵云”，《阳平关》中曹操的“上山”，“惊赵云”，都是在细致刻画曹操内心活动的主导下，展现出人物美的姿态。

他饰演的另一庙堂奸邪类型人物刘瑾，是红脸红蟒，戴兰绒球挂穗子的荷叶盔，扮相与“白脸抹儿”的曹操、严嵩、秦灿迥然不同，其塑造人物，自是别出心裁。《法门寺》中的刘瑾，虽然没做什么坏事，但他毕竟是个弄权霸朝、专横狂傲的凶恶太监，侯老根据刘瑾的性格与身份，从具体环境中、具体事件上着眼，刻画出一个被贾桂表面谄谀实则玩弄的锦绣傀儡，所以他的整个表演，展现出一种喜剧性的美感。而观众对侯老表现的刘瑾，既不是同情，也不是厌恶，得到的是娱乐性的美好的享受。

侯喜瑞先生不愧是一位富有深厚造诣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所塑造的众多艺术形象，都给人以美的享受，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艺术宝藏，从而在中国京剧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艺术之美，值得我们努力学习、继承和发扬，祝愿侯派艺术之美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